

伊斯蘭文化與西方

金宜久

「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已過去五個多月。襲擊事件的孕育和發生，有其自身獨特的原因。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們對事件緣起的認識會日趨深化。本文擬從文化層面探究伊斯蘭文化發展的歷史軌迹，考察伊斯蘭世界對外來文化影響的反應，以及伊斯蘭意識形態在伊斯蘭文化發展進程中所起的歷史的和現實的作用，並將不過多地涉及有關事件的政治、經濟原因。

伊斯蘭文化——聯繫各民族穆斯林思想、情感的紐帶

人類社會是在不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融中不斷發展和前進的。文化交融是個既吸收又排斥的吐納過程；它不是絕對無條件地吸收，也不是絕對無條件地排斥，而是在吸收中有排斥，排斥中有吸收。中世紀伊斯蘭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即是如此。

伊斯蘭教史上冠以「伊斯蘭」之名的文化，無論是精神文化，還是物質文化，都是伊斯蘭教興起（西元七世紀初）後形成並獲得發展的。伊斯蘭教是阿拉伯半島的居民——沙漠阿拉伯人的精神產品。他們脫離「蒙昧時代」，方進入伊斯蘭時代^①。此前，他們只有淳樸的沙漠文化。這時，可以稱得上伊斯蘭文化的，仍極其匱乏；最多只有阿拉伯文的、尚未彙集成冊的《古蘭經》和十分簡樸的信仰、禮儀、習俗。

七世紀30年代，阿拉伯穆斯林軍在信仰旗幟下開始對外征服。到八世紀初，除奪取半島周邊的大片土地（含今巴勒斯坦、敘利亞、伊拉克、伊朗、埃及）外，還佔領埃及以西的北非地區，小亞細亞、中亞、阿富汗、印度的部分地區，以及西南歐地區，形成地跨亞、非、歐的阿拉伯哈里發帝國。

阿拉伯征服者不斷向外移民，但在征服地區人口中只佔少數。這些地區既

伊斯蘭教是阿拉伯半島的居民——沙漠阿拉伯人的精神產品。他們脫離「蒙昧時代」，方進入伊斯蘭時代。此前，他們只有淳樸的沙漠文化。這時，可以稱得上伊斯蘭文化的，仍極其匱乏；最多只有阿拉伯文的、尚未彙集成冊的《古蘭經》和十分簡樸的信仰、禮儀、習俗。

有很早就遷出半島的阿拉伯人(如敘利亞、伊拉克)，也有其他民族的成員。他們的勝利，僅僅是軍事、政治的，和宗教、語言的；他們給予征服地區各族人民的，既非更為先進的生產方式，亦非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惟有軍事佔領和強權統治。征服者需要汲取其他民族的文化滋養，作為發展宗教、鞏固統治的工具。他們在與各族人民混居、交往和融合(通婚、納妾、收養)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從各族人民那裏接受當地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汲取、借鑒、接受後者相對先進的生產方式和文化傳統。征服者被征服。宗教領域的勝利，經歷了伊斯蘭化的漫長歲月(有的地區伴之以阿拉伯化)。在征服地區民眾陸續皈依伊斯蘭信仰後，伊斯蘭教最終由阿拉伯人的民族宗教演變為世界宗教，取代當地早已流傳的猶太教、基督教、瑣羅亞斯德教、佛教、印度教、以至於薩滿教，成為這些地區的統治思想；有的地區伊斯蘭化的進程極為遲緩。阿富汗東部的努里斯坦(意為「光明之地」)，直到十九世紀末才完成伊斯蘭化，此前則被穆斯林稱為「卡菲里斯坦」^②。至於語言方面，有的繼續使用本民族語言；有的接受了它的文字，有的僅以阿拉伯字母拼寫當地民族語言。當今人們所說的伊斯蘭世界，除個別地區(如西班牙)外，它的基本地域在征服時期大致確定下來。

伊斯蘭文化是在阿拉伯征服者勝利的基礎上，由皈依伊斯蘭信仰的各族人民經過幾個世紀共同活動的成果，並非阿拉伯民族單獨完成的。因此它使得各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具有共同的思想、感情，聯繫他們之間思想、感情的紐帶。

與伊斯蘭教不同，伊斯蘭文化是在阿拉伯征服者勝利的基礎上，由皈依伊斯蘭信仰的各族人民經過幾個世紀共同活動的成果，並非阿拉伯民族單獨完成的。所謂伊斯蘭的「傳統學科」和「理性學科」，音樂、藝術、文學、史學以及輝煌的寺院建築等，到九、十世紀時期，才獲大發展^③。就其內容而言，主要是當政者組織翻譯了東方(波斯和印度)和西方(古希臘、羅馬)的哲學、醫學、自然科學、文學等方面的著作。就作出貢獻成員的民族成分而言，最初主要是皈依或沒有皈依伊斯蘭信仰的波斯人、敘利亞人，以後才有阿拉伯征服者的後裔參加進來^④。在此前後出現的有關宗教各個學科方面的著作，完全是由不同民族的穆斯林學者自發地進行的。可以說，伊斯蘭文化既是阿拉伯民族的，也是信仰伊斯蘭教的其他民族所共有的；與此同時，各民族還在伊斯蘭文化的基礎上繼承了自身的傳統文化，保持了文化發展的歷史聯繫。

到十一、十二世紀時，伊斯蘭文化已達到極其光輝燦爛的地步。正因為伊斯蘭文化是由多民族的穆斯林共同創造、發展的，它使得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民族具有共同的思想、感情，聯繫他們之間思想、感情的紐帶，不是別的，正是伊斯蘭文化。由伊斯蘭文化培育出來的穆斯林兄弟情誼的觀念，影響着一代代的穆斯林。

「伊斯蘭」的原義為「和平」和「順從」。作為一種宗教，它強調對真主(通用漢語的穆斯林對「安拉」，Allah的稱謂)的信仰和順從：信真主，是伊斯蘭教的「六大信仰」(信真主、信天使、信使者、信經典、信末日審判和死後復活、信前定)的首要信條和信仰核心。「穆斯林」一詞，即由「伊斯蘭」轉化而來，有「獲得和平者」、「順從者」之意。在它看來，和平只降給那些信仰獨一真主並順從真主旨意的人。伊斯蘭意識形態完全體現了伊斯蘭教的「六大信仰」、尤其是一神信

仰並順從真主旨意的觀念，它構成伊斯蘭文化的精神真諦。不管它的宗教文化，還是世俗文化，都不能背離伊斯蘭意識形態。這在穆斯林的生活習俗、文學藝術、倫理規範、價值觀念、思想感情、意向愛好、心理情緒中得到反映，形成各個信仰伊斯蘭教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文化特色。任何來自外界對他們的文化的輕侮、污蔑或褻瀆，都會觸犯他們的民族意識和民族感情、宗教意識和宗教感情，遭到那部分固執於民族文化傳統的人的抨擊和反對，更不必說違反他們的生活習俗、破壞他們的宗教信仰、或是褻瀆他們信奉的真主、先知和神聖經典——《古蘭經》了。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撒旦詩篇》(*The Satanic Verses*)引發世界穆斯林的憤慨、抗議和對他的追殺，即為一例。即便是教內出現類似的思想、言論或行為，同樣被視為大逆不道，會遭到相應的譴責或懲處；更不必說那種違背其教法而遭到教法所規定的刑罰(如石擊、砍手足、鞭笞)了。這表明他們對待信仰問題是極其嚴肅的。

在中世紀，處於「黃金時代」的哈里發帝國，無論是當政者，還是民間的學者，在汲取、借鑒、容納外來民族文化方面，表現出積極、主動的態度，寬容和開放的心境，使得伊斯蘭文化在幾個世紀(約從八至十二世紀)內獲得了顯著的發展。一方面，它汲取、借鑒、容納那些有利於維護帝國統治需要的外來文化、思想和習俗，而不予以絕對的排斥。另一方面，這種汲取、借鑒、容納，既不表示他們全盤接受外來文化，也不表示他們的沙漠文化與其他民族的傳統文化、他們簡樸的生活習俗和豪放的思想情感與後者的生活習俗和思想情感單純的拼湊和合一。它完全是以伊斯蘭意識形態作為取捨的標準，或予以接受，或予以摒棄。它所保留的，是那些經過伊斯蘭意識形態篩選、加工和改造後，能適應政治和宗教發展需要的；它所排斥的，是那些被認為非伊斯蘭或反伊斯蘭的，以此保證伊斯蘭意識形態在伊斯蘭文化中的神聖地位。與之相應的是，伊斯蘭文化的排他性也在這一時期正式確立。隨着時間的推移，它的封閉、保守、固執傳統和排他性日益顯露，從而活力喪失、發展停滯。在穆斯林的社會生活中，伊斯蘭教法起着重要的作用。最初，它在不同地區分別獲得發展，顯得極其活躍。可是，在出現以哈乃斐、沙斐儀、馬立克和罕百里命名的四個著名教法學派後，它再也沒有多少發展。伊斯蘭教史上所謂「教法大門關閉說」，即其封閉和保守方面的典型表現；直到近現代「關閉」的大門才重新被打開。

在中世紀，處於「黃金時代」的哈里發帝國，無論是當政者，還是民間的學者，都積極汲取借鑒外來文化，使得伊斯蘭文化在八至十二世紀獲得了顯著發展。但這種汲取借鑒是以伊斯蘭意識形態作為取捨的標準，所以，伊斯蘭文化的排他性也在這一時期確立。

近現代伊斯蘭世界對殖民統治的反應

十三世紀中葉，阿拉伯帝國在蒙古鐵騎的打擊下崩潰，在隨後的幾個世紀內，阿拉伯民族在政治、經濟領域的掌權地位也完全喪失。半島地區幾乎重又返回到伊斯蘭教興起前的狀態；曾是哈里發帝國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敘利亞、伊拉克、埃及等地區，成為奧斯曼突厥人的屬地，在邊遠地區的權勢已無法左右大局。突厥人在皈依伊斯蘭信仰後，表現出對宗教的極大熱

誠。伊斯蘭文化在他們和一些地方王朝的庇護下得以延續下來。十六世紀，伊斯蘭世界形成奧斯曼帝國、波斯薩珊帝國和印度莫臥爾帝國三足鼎立之勢。進入十八世紀，被一些穆斯林視為阿拉伯帝國遺產的繼承者——奧斯曼帝國已日趨衰落；英法在爭奪東方市場的角逐中，為打開通向印度的道路，拿破崙於1798年入侵埃及。早在十字軍東侵時，西方尚需要宗教的名義作為爭奪、「收復」聖地耶路撒冷的幌子；而在近現代西方對伊斯蘭世界（以及世界其他地區）肆無忌憚地侵略，則完全沒有甚麼掩飾，赤裸裸地暴露了它的罪惡野心和本性。從此，伊斯蘭世界的一些地區逐步淪為西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伊斯蘭世界因封閉、保守、固執傳統和排他性而導致的停滯，根本無法抵制殖民者的入侵和殖民化的過程。

十八世紀，面對殖民者強制輸入的西方文化，伊斯蘭世界作出了不同的反應。除了極少數人主張西化外，那些渴望延續伊斯蘭文化的發展並保證它的傳統價值不受侵犯的人士中，既有主張堅持伊斯蘭原旨教義的傳統主義者，又有主張適度改革的現代主義者。他們的共同點在於，維護伊斯蘭宗教的權威。

對阿拉伯人來說，他們雖是異族——奧斯曼人的臣民，由於共同的信仰而沒有作出強烈的反應和激烈的反抗。可是，西方殖民者不僅是異族，而且是異教徒，他們顯然不樂意由後者主宰自身的命運。

由於伊斯蘭世界缺乏一個強有力的中心，即便是伊斯蘭宗教思想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仍有強烈影響，它終難有效地組織並領導這些地區民眾抗擊西方強權統治，抵擋西方生活方式、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的衝擊和滲透，更難以防禦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知識的普及和傳播。面對着殖民者強制輸入的西方文化，以及社會生活日益西方化、世俗化和現代化，伊斯蘭世界上下對它作出不同的反應。就它的知識界和思想界而言，也不可避免地發生分化。西方文化是強制輸入的，並非穆斯林的主動索取，因而除了極少數人士主張西化外，那些渴望延續伊斯蘭文化的發展並保證它的傳統價值不受侵犯的人士中，既有主張堅持伊斯蘭原旨教義的傳統主義者，又有主張適度改革的現代主義者。他們的共同點在於，維護伊斯蘭宗教的權威，使之適應殖民統治下的社會生活^⑥。在整個殖民統治以及隨後的時期內，伊斯蘭世界是在傳統主義與現代主義的大致交替的發展中前進的。十八世紀中葉興起的復古主義發展為其後的「瓦哈比運動」，十九世紀中葉興起的泛伊斯蘭主義，二十世紀初泛伊斯蘭的復興思想的發展，以及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來的復興運動（或伊斯蘭主義，即人們所說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發展等，本質上是傳統主義的；十九世紀末葉興起的伊斯蘭現代主義和民族主義，二十世紀初出現並在戰後獲得發展的社會主義、伊斯蘭社會主義和世俗主義等，則是現代主義的。事實上，傳統主義和現代主義並非絕對對立的兩種社會主張，它的核心思想不是別的，正是伊斯蘭意識形態，只是二者所強調的側重點有所不同罷了。就其主要傾向而言，可以說是傳統主義的或現代主義的；就其內在因素而言，則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傳統主義宣揚向原旨教義復歸，目的不僅僅在於「仿古」，其中仍含有適應社會發展的因素；它的現實目的是在「仿古」中以求發展或「改制」，即改變不利於自身的處境。例如泛伊斯蘭主義和伊斯蘭主義即如此。現代主義則宣揚有關宗教的改革是在維護傳統信仰前提下的「改制」，而不是放棄或背離傳統信仰的「改制」；其中仍有向原旨教義復歸或「仿古」的成分。例如伊斯蘭社會主義即如此。

二戰以後，伊斯蘭國家陸續擺脫殖民主義統治，獲得民族解放，建立起民族獨立國家，有的進而取得民主革命勝利。伴隨着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伊斯蘭復興的社會思潮有所發展。在現實生活中，伊斯蘭國家的當政者也好，它的宗教界人士、社團組織和政治反對派的領袖人物也好，不是繼續利用傳統主義，就是利用現代主義，或是交替使用這二者以影響、控制廣大的穆斯林群眾，使之追隨、遵循其社會、政治主張。1967年第三次中東戰爭（「六五戰爭」）中阿拉伯一方戰敗，丟失包括穆斯林奉為第三聖地的耶路撒冷在內的大片土地，繼而1969年被他們奉為聖寺的耶路撒冷阿克薩清真寺被焚，導致世界穆斯林的不滿和憤怒。伊斯蘭復興的社會思潮隨之演變為復興運動。伊斯蘭復興，不單單是宗教的復興，它還包含着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民族的復興。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的勝利，同年年底蘇軍入侵阿富汗而爆發的「聖戰者」抗蘇戰爭，更促使伊斯蘭復興運動走向高潮。

這裏將不涉及伊斯蘭復興的緣起、不同表現形式及其社會政治、經濟要求。應該看到，在伊斯蘭復興過程中，伊斯蘭意識形態成為反對非伊斯蘭和反伊斯蘭的精神武器，成為以非常手段（如暴力恐怖活動）對待非伊斯蘭的和反伊斯蘭的體現者的精神武器，具有鮮明的時代特徵。那種發揚伊斯蘭文化並反對一切非伊斯蘭的和反伊斯蘭的主張、反對西方的生活方式、意識形態、價值觀念、倫理規範和習俗風尚的主張，在穆斯林中受到歡迎。伊斯蘭關於建立正義、平等、公正社會的理想，在穆斯林中歷來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他們所面臨的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距，是如此巨大以致令人惱怒和不滿。特別是一些伊斯蘭國家的政治反對派和宗教極端主義份子對當政者的抨擊，他們極力鼓吹實施伊斯蘭教法統治，要求社會生活的伊斯蘭化，建立伊斯蘭教法統治的伊斯蘭國家的主張，不僅在那部分政治不滿者、盲信盲從者、思想極端者、行為狂熱者、生活無着者、失學失業者、社會失意者中具有誘惑力，並由此驅使或激勵他們從事相關的活動和鬥爭的熱誠，而且對那部分出身中產階級家庭或社會上層、生活條件優越、受過高等教育、具有良好社會職業的人士的誘惑力，也同樣不可低估。一個眾所周知的口號是「既反東方，又反西方，只要伊斯蘭」。顯然，它不僅是為了嘩眾取寵，更為重要的是，它在那些受政治反對派和宗教極端主義份子影響的人群那裏，成了政治綱領和行動目標。這表現為80年代大批外籍穆斯林「聖戰者」投入阿富汗抗蘇戰爭，也表現為90年代國際恐怖主義的一系列反美恐怖活動，這一切正是「九一一」襲擊事件的預演。

在西方世界的統治、控制、欺壓、盤剝下，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民族生活在痛苦、屈辱、受欺凌之中。他們的忍讓以及在忍讓下不斷得到強化的排他性，總有一定限度，超過限度，就會迸發，導致人們難以預料的結果。表現在思想領域，則會強化對西方世界的反感和仇恨；在行動方面則會採取極端手段和恐怖行為。人們看到的是，在他們取得民族獨立、能夠掌握自身的命運後，因伊斯蘭復興的發展，在地區衝突和民族衝突中，很大一部分虔誠穆斯林不僅把伊斯蘭世界廣大民眾對現實的不滿，算在腐敗無能、甚至是叛教的當政者的帳

在西方世界的統治、控制、欺壓、盤剝下，信仰伊斯蘭教的各民族生活在痛苦屈辱之中。很大一部分穆斯林不僅將對現實的不滿，算在腐敗無能的當政者的帳上，更把它算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他們的當政者的支援的帳上。一個眾所周知的口號是「既反東方，又反西方，只要伊斯蘭」。

上，更把它算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他們的當政者的支援的帳上。他們還從捍衛伊斯蘭宗教信仰出發，無法容忍以色列對穆斯林土地的侵犯和對聖地耶路撒冷的佔領，無法容忍美國軍隊駐紮在沙特和海灣地區，無法容忍美英飛機在伊拉克的狂轟濫炸和對當地穆斯林的屠殺。由此導致的衝突，顯現在人們面前的，是很大一部分人群對西方世界的從未有過的反感和仇恨。這在各國的政治反對派和宗教極端主義份子中表現得尤為明顯。「九一一」襲擊事件不過是這種對美國的民族仇恨和宗教仇恨的大爆發而已。

就宗教而言，伊斯蘭教與猶太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教，有共同的思想淵源。就文化關係而言，伊斯蘭文化繼承古希臘羅馬的文化遺產後，又將它向西方世界輸出。在伊斯蘭文化影響歐洲後，西方世界因此受益，從此不斷前進，呈現出今天現代化和民主化的發展。可是，伊斯蘭世界的發展卻停滯下來，並日趨落後。

伊斯蘭意識形態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的作用

就宗教而言，伊斯蘭教與猶太教和基督教都是一神教，有共同的思想淵源。伊斯蘭教承認與它們信仰的是同一個神靈，只是各自的神明和經典的稱謂不同。《古蘭經》說：「我們確信降示我們的經典，和降示你們的經典；我們所崇拜的和你們所崇拜的是同一個神明，我們是歸順他的。」^⑥又說：「我們信我們所受的啟示，與易卜拉欣、易司馬儀、易司哈格、葉爾孤白和各支派所受的啟示，與穆薩和爾撒受賜的經典，與眾先知受主所賜的經典；我們對他們中任何一個，都不加以歧視，我們只歸順真主。」^⑦同樣的，就文化關係而言，伊斯蘭文化繼承古希臘羅馬的文化遺產後，又將它向西方世界輸出。它的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恰恰在於保存了古希臘羅馬的、波斯的和印度的文化遺產，此後，它使處於黑暗時期的中世紀歐洲得以再認識這一古代文明，從而為文藝復興準備了思想材料。在伊斯蘭文化影響歐洲後，西方世界因此受益。從此，西方世界由文藝復興、工業革命、科技進步、社會變革而不斷前進，呈現出今天西方世界的現代化和民主化的發展。可是，伊斯蘭世界的發展在這以後卻停滯下來，並日趨落後。

應該看到，伊斯蘭世界沒有出現過類似基督教那樣的宗教改革運動。二十世紀土耳其革命成功、實施教政分離後，在政治、教育、法律等領域給予教權以衝擊，世俗主義獲得發展。但它只在伊斯蘭世界的部分國家中起着示範作用；政教合一的國家政體依舊存在。放在不同政體國家面前可供選擇的發展道路究竟如何呢？為何那些政治反對派和宗教極端主義份子鼓吹的、實施伊斯蘭教法統治、要求社會生活的伊斯蘭化、建立伊斯蘭教法統治的伊斯蘭國家的社會政治主張仍有其市場呢？在當前經濟全球化過程中，一方面，伊斯蘭世界在和平、安全、發展、反對恐怖主義等問題上，與西方世界有共同語言；主張文化上的交流，參與不同宗教間的對話，甚而有一部分人主張社會的現代化，而不是伊斯蘭化。另一方面，它在需求西方科技以發展經濟、擺脫落後狀態的同時，主張保持世界文化的多元化，而不願使伊斯蘭文化與西方文化混同，喪失自身的獨立品格。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相比，無論政治、經濟，還是科學、技術，都要遜色一些。西方世界在社會生活各個領域走在前面，有其政治、經

濟的原因。但從文化層面上來看，不可否認的是，伊斯蘭意識形態在當代仍繼續發揮它的作用，影響着伊斯蘭世界與西方世界的同步發展。

首先，伊斯蘭意識形態影響很大一部分人向西方世界的一切先進的東西學習。《古蘭經》在肯定伊斯蘭教與猶太教和基督教具有共同的思想淵源的同時，它提出，「猶太教徒和基督徒都說：『我們是真主的兒子，是他心愛的人。』……」，說他們「以偽亂真，隱諱真理」^⑨，它反對基督教的「三位一體」教義^⑩，反對猶太教「篡改天經」^⑪。在他們看來，《古蘭經》是他們極力排斥並譴責猶太教徒和基督徒的經典根據。經文表明，猶太教和基督教都已背離了一神教的正統信仰，因而不屑於向異教徒學習。不言而喻的是，他們也極力排斥在猶太教基礎上建立的希伯來文化和在基督教基礎上建立的西方文化。

其次，伊斯蘭意識形態成為抗衡西方文化的思想武器。伊斯蘭世界能夠與西方世界抗衡的，除了一些伊斯蘭國家盛產的石油可以作為武器外，可能只有維護他們宗教信仰純潔的伊斯蘭意識形態，以及在伊斯蘭意識形態基礎上派生的穆斯林兄弟情誼了。伊斯蘭世界開展的復興運動，尤其是一些國家一度發生的「文化革命」，已在不同程度上衝擊了西方的生活方式、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可是，西方文化在不同國家和地區仍有不同程度的影響。在沒有更為先進的思想武器與之抗衡的情況下，惟有以伊斯蘭意識形態與西方文化相抗衡。在很大一部分穆斯林的民族仇恨與宗教仇恨不斷強化的結果，也就極力排斥西方文化，再也沒有以前的那種寬容和開放的心境了。在他們的心目中，強化信仰，求助於伊斯蘭意識形態，堅持穆斯林兄弟情誼的觀念，是從事鬥爭的最好的思想武器。這就促使一部分穆斯林在現實生活中，以信仰劃線，區分敵友。

第三，為保持伊斯蘭社會的純潔，勢必要反對非伊斯蘭的和反伊斯蘭的一切。基於文化、思想、觀念的差異，在伊斯蘭文化形成時期，堅持以伊斯蘭意識形態為標準篩選、加工、改造外來文化，其結果使得伊斯蘭文化獲得令人注目的發展；可是，在伊斯蘭文化發展的停滯時期，西方世界把伊斯蘭世界拋在後面，因而它更加拒絕全盤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但它的影響依然存在。為保持伊斯蘭社會的純潔、伊斯蘭文化的發展，伊斯蘭世界在接受西方科學技術的同時，極力排斥非伊斯蘭的和反伊斯蘭的一切，是不言而喻的。與一些國家的當政者不同，那些政治反對派和宗教極端主義份子把這一切與他們的盲信盲從、宗教狂熱聯繫起來，就會採取絕對排斥西方的態度，甚至發生以肉體炸彈形式自願、樂意為「信仰」獻身。在普通人看來，這是愚昧之舉，而在他們看來，這種「殉道」行為，是忠誠「信仰」的最好表現。

第四，繼續堅持「不要東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蘭」的原則。一個幾乎被伊斯蘭世界普遍接受的觀點是，伊斯蘭教既是一種哲學、宗教、意識形態，又是一種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體系、倫理規範。就是說，伊斯蘭教包容一切，一切均應納入伊斯蘭教的框架中予以思考、予以對待，決不允許越雷池一步。受到這種觀點影響和支配的人，很自然地會以此觀察、審視、

伊斯蘭世界能夠與西方世界抗衡的，除了石油以外，可能只有維護他們宗教信仰純潔的伊斯蘭意識形態，以及在伊斯蘭意識形態基礎上派生的穆斯林兄弟情誼了。為保持伊斯蘭社會的純潔和文化的發展，伊斯蘭世界在接受西方科學技術的同時，極力排斥非伊斯蘭的和反伊斯蘭的一切，是不言而喻的。

思考、待人、接物、行事。這種觀點無疑混淆宗教與政治的界限，很容易把原本是宗教信仰方面的問題，與社會問題、政治問題混為一談。當然，人們可以不同意他們的觀點，但不能因此而否認他們以這種觀點對待一切、處理一切。二十世紀60、70年代，埃及、阿爾及利亞、巴基斯坦等國家的「社會主義」(或伊斯蘭社會主義)和伊朗的「西方化」，都未能取得預想的成功。伊斯蘭世界的現實促使很大一部分人群追求的，既非東方又非西方的現代化，而是使傳統與現代相結合的，在伊斯蘭名義下的現代化，或伊斯蘭現代化。

伊斯蘭文化的發展，並不能保證伊斯蘭世界的人們都持有相同的思想和主張。他們會從各自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以及所受的教育和影響出發，一些人向前看的同時，另一些人則緬懷過去，他們懷舊、期望伊斯蘭的原旨教義的回歸、熱衷於中世紀「黃金時代」的再現，嚮往伊斯蘭所宣揚的正義、平等、公正的理想社會。這就是使那些政治反對派和宗教極端主義份子極力鼓吹的社會政治主張仍有相當市場的原因所在。

註釋

① 《古蘭經》(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第5章第50節。以下所引皆依此版本。

② 當地居民被稱作「卡菲爾」(異教徒)，「卡菲里斯坦」有非穆斯林居住地之意。見彭樹智：《阿富汗史》(西安：陝西旅遊出版社，1993)，頁180。

③ 伊斯蘭教史上，「傳統學科」又稱「宗教學科」，指與伊斯蘭宗教信仰有關的古蘭學、經注學、聖訓學、教法學、教義學和誦經學等；「理性學科」指種種世俗學科，如邏輯學、哲學、醫學、政治學、經濟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等，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為伊斯蘭宗教信仰服務。金宜久主編：《伊斯蘭教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7)，頁153。

④ 「早期的翻譯家，大都是基督徒或者是拜物教的信徒」。艾哈邁德·愛敏(Ahmad Awin)著，納忠譯：《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史》，第二冊(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頁244。

⑤ 這不是說，這一時期沒有反抗鬥爭。與十字軍東侵時期不同的是，一部分追隨蘇非神秘主義的穆斯林，不再以那種消極的、以內心的寧靜、淨化自我的靈魂，面對外來侵略者；而是在他們的精神導師(如在利比亞)的領導下，積極投入抗擊侵略和殖民統治的英勇鬥爭。

⑥ 《古蘭經》，第29章第46節。

⑦ 這裏說的易卜拉欣、易司馬儀、易司哈格、葉爾孤白、穆薩和爾撒，即《聖經》中的亞伯拉罕、以實瑪利、以撒、雅各、摩西和耶穌。《古蘭經》，第2章第136節。

⑧ 《古蘭經》，第5章第18節，第3章第71、78節。

⑨ 《古蘭經》，第5章第73節說：爾撒「只是真主的使者」，「你們不要說三位」(第4章第171節)，「妄言真主確是三位中的一位的人，確已不通道了。」

⑩ 《古蘭經》，第4章第46節說：「猶太教徒中有一群人篡改經文」。